

李巍收藏人生： 緣起佛像覓瑰寶 發心捐贈了夙願



■ 舞蹈菩薩
(明代收藏)

從最初拳頭大小的首尊收藏，到如今千佛薈萃的蔚為大觀；從前程看好的年輕軍官，到飽嘗困苦的耳順長者；從漫漫長路的文物追尋，到件件珍品的澄懷捐贈……著名收藏家李巍，創造了中國民間收藏金銅佛像的奇跡，成就了個人收藏向國家無償捐贈的佳話，並為漢藏融合提供了新的歷史見證。季羨林、饒宗頤、馮其庸等多位文化大家對李巍的功德之舉都不吝讚美之詞。前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更是稱讚：“今朝諸佛一堂萃，盛會應當謝李公。”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楊帆



■ 金銅佛像收藏家李巍講述自己的收藏經歷。



■ 舞蹈菩薩
(明代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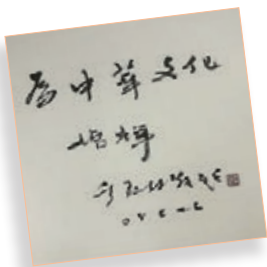
走進李巍的金銅佛像展廳，彷彿置身曠世古刹。在千姿百態的佛像中，佛祖諸像面龐方正，高鼻闊目，長耳垂肩，神態寧靜；菩薩造像或立或坐，面容慈悲，身姿優雅，鑲刻精湛；護法神像則目極大千，手執法器，弓步立姿，威猛英武。

這些佛像中不乏國家一級藏品，有的還是獨一無二的藏品，甚至連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都鮮有收藏。國家博物館原館長呂章申稱讚：“李巍收藏的佛像數量之多，質量之高，是我平生看到的個人收藏之最。”走訪參拜佛教名刹萬千、觀賞參與盛大藏傳佛教藝術展無數的藏學名宿王堯先生，也本以為金銅佛像“麟鳳龜龍，已無緣再覽”，在見了李巍的收藏後，頓感耳目一新，驚喜“大開了眼界。造像樣式之豐富、鑄造技術之精美，遠遠超出期待”。

國之瑰寶漢風藏韻

這些源自民間的大量精美佛像，見證了漢藏交融的歷史。根據李巍的收藏，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家鵬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沈衛榮潛心研究，將所得成果精心編撰了《漢藏交融——金銅佛像集萃》一書。其中介紹，自元代起中央政府開始分封具有號召力的藏傳佛教領袖，藏區各派佛教領袖紛紛赴京朝貢，中央則回賜佛教領袖以大量禮物，其中一部分就是漢鑄佛教造像，尤其是永樂、宣德時期的宮廷造像傳佛教用像。李巍收藏的大量明代金銅佛像裡，就有刻“大明永樂年施”、“大明宣德年施”六字款的漢風藏韻珍品。可以說，這些佛像體現出漢藏民族緊

■《漢藏交融——金銅佛像集萃》啟動時，季羨林先生在病榻之前為集萃寫下“為中華文化增輝”的題辭。



密的政治、宗教和文化關係，是漢藏交融的有力見證。“雪域瑰寶，史苑金證。”文化大家馮其庸指出，任何想把“漢藏一家”的歷史事實加以歪曲和分割的行為都是徒勞的，李巍的收藏可謂“有功於千秋萬代。”素有“南饒北季”之稱的兩位國學大師，對金銅佛像收藏鐵證也都給予了極大關注。《漢藏交融——金銅佛像集萃》編纂工作啟動時，季羨林先生曾親任總顧問，病榻之前題下“為中華文化增輝”七個大字。香港的饒宗頤先生，也不吝寫下“漢藏交融”的題辭。

首尊收藏 膽顫心驚

李巍的佛像收藏事業，緣起於其四十多年一次不經意的善舉。一九七一年冬，李巍在蘭州軍區第一測繪大隊擔任年輕軍官，一次借住在青海塔爾寺附近的一戶百姓家中。天災人禍讓這戶人家的日子十分貧困，六七歲的小男孩在零下20多度的寒冬季節衣不蔽體。李巍不忍心孩子受凍，便把自己攜帶的毛背心和襪子送給孩子穿。待辭別時，孩子的漢族父親和藏族母親在連聲道謝中往李巍提兜裡塞了一個小包，李巍再三拒收，孩子的父親便悄悄對他說：“請收下吧，好人！佛祖會保佑你的。”聽到“佛祖”二字，李巍心裡一怔。返回西寧途中，他在背人處打開小包一看，正是一尊鑲金銅佛。首尊金銅佛像的到來讓軍人身份的李巍又喜又怕。“佛像算是四舊，說重了槍斃都有可能。”他清晰記得，自己結婚有了私人空間後，第一件事就是做了一個木箱子，把佛像嚴密包裹藏了進去。不過，蘊藏李巍心底的佛像收藏熱情自此點燃，一發不可收拾。十年動亂結束後，民間佛像開始走出家門奔向市場，受境外買家委託的文物販子把佛像列入收購重點。为了不使佛像珍品流失境外，李巍和妻子變賣家裡能換錢的所有財物，以致全家三口連續多年節衣縮食。

天道酬勤。40餘載的艱難困苦，終於換來了金銅佛像收藏的嘆為觀止。若以市場

估價，李巍收藏的金銅佛像無疑是一筆難以用數字衡量的巨大財富，若以普通人邏輯來看，坐享這筆財富是苦盡甘來、令人欽羨的當然回報。然而，對於李巍而言，筆路藍縷的收藏之旅是一場叩問物與我、蕩滌魂與魄的心路歷程。於是，在得與捨之間，李巍作出了一個個令人驚訝的選擇。

勇於捨得 無求品高

2009年，他將經專家鑒定價值三億多元（人民幣，下同）的22尊古代金銅造像捐贈給中國國家博物館；2015年，向浙江普陀山佛教協會捐贈500多尊元明清金銅佛像和佛教法器；2016年，向吉林省博物院捐贈3尊元、明、清時期金銅佛像；2017年，向普陀山佛教協會再捐金銅佛像和佛教法器200尊……

李巍透露，在2015年給普陀山捐贈時，決心也特別難下。捐贈前一晚半夜兩點仍未入眠。雖然自己當時已經決定一次性捐贈500尊，但尚未和家人商量。第二天上午九點舉行捐贈儀式，八點五十分撥通妻子的電話，臨時徵求意見。妻子鞠傳莉對此給予全力支持，並鼓勵李巍“揀出最好的捐出來”。到目前為止，李巍已向中國國家博物館、吉林博物院和普陀山佛教協會捐贈累計750餘尊珍貴的金銅佛像以及佛教法器。依託李巍金銅佛像收藏編著的《漢藏交融——金銅佛像集萃》也已經出版，為研究佛像的藝術史家們提供了極其豐富和寶貴的一手資料，獲得了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

據他透露，目前正在考慮找尋一個有佛緣的地方建一座佛教造像藝術博物館，此外在首尊金銅佛像收藏的來源地——甘青地區的塔爾寺周邊，以自己的收藏為基礎，也建立一個博物館。“盡我的微薄之力，動員各界做成一個佛像文化的亮點。讓從這裡‘走出去’的佛像回歸它們的來源之地。”李巍表示，這是佛像最圓滿的歸宿，也是自己多年的夙願。

考驗李巍收藏的不光是財力這道關，更有屢陷絕境、命懸一線的險阻。一次在青海牧區收藏一尊佛像，因為道路泥濘趕到牧場天已摸黑，正在四顧無人時，一隻大藏獒突然從黑暗中向李巍猛撲過來。儘管李巍是個將近一米八的大塊頭，又穿着厚厚的皮大衣，但因赤手空拳，還是被猛犬逼得連連倒退。正在無計可施的危急時刻，多虧一位藏族老阿瑪喝退藏獒使他僥倖脫險。

有一年春節前，李巍從西寧租了一輛夏利車去青海收藏一尊四臂觀音，孰料車開了300多公里後，拋錨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便道上。到了凌晨四點多鐘，氣溫降到零下30多度，隨身攜帶的食物早已吃完，體內的熱量也幾乎耗盡。他和司機凍得全身上下幾乎沒有知覺，就在絕境求生無望時，幸虧一輛卡車恰巧經過。因又凍又餓，李巍返回西寧後大病一場。不過，未等身體完全康復，他就再次趕到500多公里之外的高原牧區，把四臂觀音請回了西寧。



■ 刻“大明永樂年施”六字款的漢風藏韻珍品。

瀕臨險境 獲藏四臂觀音